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善惡圖全傳 第二十五回 假花超槍傷天賊 扮經略三闖李府

詞曰：行醒茅舍小書齋，沒有塵埃，卻不莓苔，十分相契主人懷。朝也幽哉，暮也幽哉。何須仙境覓蓬萊，花也開懷，月也開懷，東風拂拂送春來。詩是生涯，酒是生涯。

放在說葉子超假名花超來投李府，張三受了騙，在南書房報手本。李大麻子不收，再四不肯。張三動氣，把細辮子滴溜溜掙起來。李雷看見：「哎喲，老邵呀！你看張三大頭上的細辮子豎起來了！敢是與我大老爺鬥氣麼？看人來，快到溧水縣去取付鐐鎧來，代我把張三上起來。」邵青說：「大老爺不要動氣，張老三也不敢與大老爺鬥氣。依門下看來，今日左右無事，連日大老爺心又煩惱，何不把花超叫進來，在箭亭子上使幾路拳棒，與大老爺散散悶處。」張老三說：「他本來事好得很，等大老爺見識見識。如果武藝好，留在府中辦事。否則平常，送他幾兩銀子著他回去，豈不是好？」李雷聞言點頭說：「罷了，老邵言之有理。張三你出去，叫花超進來，到箭亭子上見我。」張三答應一聲，來到外面廳上，叫聲：「花老哥，大老爺不收，是我再三相勸，方叫請花老哥在花園箭亭子上相見。若使拳棒，要放雄氣些，使我張三面上有點光輝。」葉爺說：「老哥吩咐，小弟知道。」言罷進內。

且說李大麻子同了邵青先至箭亭，吩咐去請衝哥與羅爺仇爺摩雲和尚，再傳四樓教習伺候。邵青說：「大老爺又請和尚做什麼？他只會彩陰補陽，那裡曉得武藝。」李雷笑道：「老邵呀！你不知道我前日在無憂樓下，見摩雲老師手執利刃在那裡舞，我便問老師你會使刀麼，他回說會使刀。我便請教他幾路與我看，實在可以去得。」邵青道：「原來摩雲老師也會武藝，門下向來不知。」李雷便在正中坐頭坐下，少時鐵頭太歲來到，向李雷說：「孩兒冲天賊請恩爹金安。」李雷說：「罷了，坐下來。」冲天賊便在左首坐下，右首邵青。一會兒醉天神羅定花斑豹仇雙同摩雲和尚來到，見過李雷。摩雲坐在李雷之下，羅定仇雙在亭前左右坐下。四樓教習請過安，在亭下左右排開。李雷後面皆是家人內侍們，看來人使拳棒，如同肉圍屏一般。箭亭廊簷兩邊排列著兵器架子，好不威嚴。吩咐叫花超進來。張三把假花超引進花園，早到箭亭。葉爺抬頭一看，只見李大麻子坐在上面，又見江洋大盜冲天賊坐在旁邊，下首坐著和尚，左右坐著兩條好漢。心中想：冲天賊在此，難以下手，左右又有多人，倒要小心。張三指著李雷說：「這就是李大老爺，快來叩見。」那葉爺無奈，勉強上前打了個千，說：「建平花超請大老爺金安。」李雷一看，贊道：「好！」邵青在旁也贊道：「好。」李雷說：「我大老爺贊好，你贊的是什麼好？」邵青道：「且問大老爺，贊花超是什麼好？」李雷說：「我贊姓花的生得不長不短，著乎其中。不肥不瘦，著乎其中。走的步子不忙不亂，著乎其中。不卑不亢，著乎其中。你贊什麼？」邵青說：「大老爺贊的，就有這許多的好處。門下贊的，都好上天去了。」李雷便問道：「姓花的，你平生會些什麼武藝？」回道：「馬上十八般，馬下十八般，件件皆精，拳棒皆通。」李雷道：「你且使幾路拳法看看，何如？」花超答應下去。當時冲天賊見說建平花超，疑是葉子超。聽其聲音口氣，一派江湖，便不疑惑。

其時假花超走下亭子，在天井之中將外掛脫下遞與張三，接過一邊。葉爺將袍角一塞，袖子捲起，將步子站穩，吆喝一聲：「稟大老爺，花超使拳了！」言罷手一起，使開架勢，耍了一會的功夫，一聲呼喝「住手」，復又站下，面不失色，氣不喘息。說「獻丑了！」李雷說：「拳法使得倒也罷了。再使什麼兵器見識見識。」葉爺取了一柄大刀在手，喊一聲「花超使刀」，便將刀使動，使開三十六路刀法，內有明買三個漏空。冲天賊笑了一聲。少時使完，李雷道：「衝哥方才見笑，莫非姓花的刀法不好麼？」天賊說：「刀法是好的，不過內中有幾個漏空。想此人平性拗強，未曾學得全美。」李雷又問道：「花超，你還有什麼武藝？」回道：「小的會紮槍，能透千軍萬馬重圍。」李雷道：「如此便使槍來。」葉爺手執一桿長槍，在下面舞動，將他凝槍暗住，使的外面花槍，使冲天賊不疑。耍了一會，沒有贊好，冲天賊吩咐取槍來，站起身來脫去外掛，拎槍在手，步下天井，叫聲：「姓花的，你這槍何足為奇，才敢如此誇口？俺衝爺與你此拼拼。」葉爺連忙欠身叫聲：「衝爺，我這桿槍能以防身，衝爺不可小視與我。」冲天賊聽罷心中大怒，將衣服脫去，把金單體放下，拈槍在手，喊下一聲「姓花的，我冲天賊與你紮槍。」葉爺叫聲：「衝爺，我花超不敢放肆與衝爺與此拼輸贏。望衝爺不可動手。」冲天賊大叫道：「俺冲天賊抬舉與你紮槍，怎的不知人事！」葉爺道：「真正不敢放肆。」兩下理論，一個偏要比拼，一個偏不肯紮槍。當下張三走上來，叫聲：「大老爺，姓花的是我張三的朋友。如今衝爺定要與他紮槍拼個雌雄。如今要大老爺吩咐一聲，兩相情願生死無悔，那時與我張三無干。恐有帶傷，亦皆心服。」李雷道：「張三言之有理。」叫聲：「姓花的，你與我衝哥紮槍，恐有疏虞，各聽天命，不得抵償。」葉爺聽說，答應一聲，方才提槍動手。兩下裡一來一往，槍對槍，二人鬥了頓飯之功夫，葉爺使開神槍，天賊遮攔不住，漏了一個空，被葉爺一槍刺中肚腹。冲天賊大叫一聲，腳一起縱上山子石，喊了一聲說：「恩爹呀！這個姓花的其中有詐。」說罷，跳過山子石，回轉東書院取金創藥敷治不提。

卻說羅定在上面看見衝爺進內，心中疑惑是葉子超，不好作聲。看他玩拳使刀，紮槍與冲天賊比拼，使出槍法，只有羅家五瓣梅花槍。他今此槍與我不相上下，莫非此人是我世兄葉子超麼？正然想著，冲天賊帶傷而去。羅爺大喊一聲：「好大膽的花超，敢欺俺衝爺麼？俺來會你。」說罷，在兵器架子上取了一根槍，跳至葉爺面前，說「看槍」，就是一槍刺去。葉爺急架相還。兩人的槍去槍來鬥了一會，羅爺跳出圈外，喊了一聲說「你們閃開，我們使大槍法呢。」四樓教習一聲吶喊，都奔開去。羅爺拎槍向沒人處便走，葉爺追來，羅爺低聲問道：「你可是神槍教手葉子超麼？」「然也。你莫非醉天神羅定麼？」「正是。」葉爺叫聲：「師弟，因何在此？」羅爺並將上向之言說了一遍。便問：「師兄，你今到此何干？」葉爺就姐家被害之事細細言明。又叫聲：「師弟，你今可幫愚兄殺了惡人，與萬民除害。」「哎呀！師兄，我受了李大老爺知遇之恩，何能忘負？不能尊敬，師兄呀！你還不快走，倘有風聲，性命難保。」葉爺見羅定不能相助，料想難以成功，身子一小，早已縱上房屋，喊了一聲：「大老爺，一山難存二虎。我花超去也。再來謝大老爺吧！」說罷過房而去。

且說羅定走上前來，叫聲：「大老爺，花超去了。」李雷道：「怎麼叫他去的？」回道：「他見我羅定在，數不著他，故此而去。」李雷道：「但是一件，他怎麼傷了我大老爺的衝哥，其實可恨！著人去看衝爺」說罷，起身同邵青回轉南書房。羅仇二位，四樓教習皆散。

且說張三太爺回轉他的門房，說花超走了。想這個姓花的真正不是個人，不望我說一聲，竟自去了。旁邊有個家人說：「三大爺，花爺有件外褂，現存在此，也未曾拿去。小的們不敢自專，請太太爺示下。」張三一想，他來投我，想我提拔與他，如今弄得空手而回，豈不恨我？即忙取了一百兩銀子，並外褂子打了個小小包袱，差了一個家人去到建平送與花爺。家人奉命，來到建平，找尋花爺不著。城裡城外足足找了有一月，並無蹤跡，只得回來稟過張三太爺。此話丟開，且講葉爺出了李府，回到下處，收拾包裹，算清店帳，說道：「我今前去有事，改日等幾個朋友到，一齊去投李府。」說罷離了飯店，放開大步，將近西關。只見迎面來了三十幾騎牲口，葉爺將身一閃，躲入巷內，讓他們過去，方才出來。心中想道：如今且上烏山相會楊三哥，再作計較。想罷，出城一直奔楊莊去了。方才過去的三十幾騎牲口，乃是馬脊山大王強良寶差來投奔李大麻子的。兩個頭目，一個叫做王炳，一個叫做王洪，後面皆是嘍兵。一齊來到李府，先見張三太爺，言明來意，然後有通報李雷，吩咐正廳相見。家人把二人請見過之後，擺酒接風。自此李雷又添了兩位英雄。這且不表。

再講葉爺來到城外趕奔烏山，相離不遠，只聽得鼓聲震耳。定睛一看，只見眾英雄在莊外演武，各逞英雄，大家比試。葉爺就躲在樹林之中偷睛觀看，只見跑一會馬，射一會箭，大家贊好。葉爺大叫一聲：「好！」如同一個小雷，把眾人嚇了一跳。問道：「什麼人敢贊好？」葉爺跳出樹林，說：「諸位好弓馬，在下拜服！」眾人看見，一齊大笑，說道：「我說是誰，原來葉哥到了。」大家邀進莊門，上了大廳，各個敘禮，坐下獻茶。茶罷落盞，葉爺便問前事。楊天盛將兩次殺進李府，未得成功，反害了兩個兄

弟性命，如此這般說了一遍。又問葉爺因何到此，葉爺亦將來意細說一遍。又道：「如今特來與三哥通商，大家計議個主意。共剿惡人，大家泄恨，與萬民除害。」楊爺道：「不必著急。我們如今且等關彭二位大王一到，便下手行事。」說罷，吩咐擺酒與葉爺接風。酒至半酣，只見一個莊漢來報，說二位大王的前站二位班爺到了，請爺迎接。楊天盛聞報，同眾人離席出莊相迎，接進大廳。班氏弟兄就是上回書中賣解的班青班洪，當下二人與眾人敘禮，入席飲酒。酒至數巡，又報二位大王來了，楊三爺率眾迎出莊門。二大王下了牲口，一同入內，一一敘禮。禮畢，楊爺吩咐撤去殘肴，重整新筵。各敘年齡坐下，二位大王就問李雷之事，楊天盛將前來細說一番。又道：「如今二位寨主駕臨商議，再剿惡人一定成功。」

不言內廳飲酒，且說莊外來了一個活獸，你道是誰？是青石獅子高英。到了楊莊，見莊橋已撤了，心中沒法，將身一縱，縱上樹梢，又一縱，早到莊門。只見兩個莊漢坐在地上打盹，他便猛的一聲喊叫，道：「我的哥哥可在裡邊？」只此一聲，好似春雷，如同霹靂，把兩個莊漢嚇了一跳，連忙站起來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來此找誰？」「俺是南京青石獅子高英，來找我哥的。」莊漢聽說是南京高二爺來，不敢怠慢，說：「高二爺慢走，等小的通報。」轉身進內。高二爺後邊相隨。見莊漢走得慢，他就步子一走，借他頭上墊了一腳，早已竄至大廳。莊漢一嚇，起身向外去了。且說高英來到廳上四下一望，早瞧見了高奇。高公子看見，叫聲：「兄弟，你怎麼到溧水來的？母親在家好麼？」高英道：「哥哥，你在這裡，我奉老娘之命四處找尋哥哥，今日才到烏山。」高奇叫高英向眾人作個揖，大家還禮，就請入席飲酒。

少時巡酒上看，酒至中間，楊天盛道：「我們大家商議，扮著假經略前往李府，使他出來迎接，方可殺得惡人。如今在坐的那一位像馮大人模樣？」眾英雄互相驗看未定，只見高英喊道：「關大王這個王八羔子像馮承受龜形。」高奇大喝道：「如何開口就罵起大王來了！還不過來請罪。」關爺道：「高公子，你令弟為人呆氣，出言粗魯，難道我還同他較量麼？」高奇拱手說：「真真得罪。」眾人一看，說道：「果然關大王像經略模樣，高二弟說得不差。就是關大王扮為經略，那一位打頂馬？」高英道：「俺騎頂馬。」又問那幾位扮作旗牌，早有權崑崙湯朝佐火漢延葉子超彭猛高奇景福李天盛八位英雄，齊聲應道：「願扮旗牌。」周甸搶得打傘的，班青班洪扮著拿瓜錘，其餘有本事的嘍兵，會武藝的莊漢，都帶兵器相隨。沒本事的拿執事頭牌等件。分派一定，葉爺對楊天盛說道：「要行此事，一定要三哥破費筆銀子。請高公子帶莊漢到南京。一者回府見見老太太，使老太太放心。二者所有經略大人的服色旗牌衣裳衙役職事，採辦前來，方能行事。」天盛道：「只要殺得惡人，何惜銀子！」少時席散安歇。次日天明起來，楊爺發出銀兩與高奇高公子，別了眾人，出了莊上馬，帶領莊漢直奔南京彩買經略大人的執事等物。後事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